

纳西语存在类动词的类型学研究

杨 佳

【摘 要】本文对纳西语存在类动词的类别、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进行分析,并与亲属语言作类型学比较。纳西语有四个存在类动词,语义上呈现互补分布,决定其分布的要素有存在主体(生命度)、存在方式(不可移动性)和存在处所(包含性)等,属于藏缅语中较为典型的语义分割模式。句法上存在动词体现出分析性特征,没有时、态和人称、数的变化,但可与部分体助词共现。四个存在类动词具有高度相似的概念结构,都能进入存在、处所和领有结构。存在类动词在汉藏语系亲属语言间的分合关系具有类型学上的共性和个性,反映了语言使用者认知方式的相似与相异。

【关键词】纳西语;存在类动词;类型学;语义特征;句法特征

【作者简介】杨佳,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500)。

【原文出处】《民族语文》(京),2024.2.69~80

一、引言

近年来,藏缅语族语言(以下简称“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研究颇受关注,大致可以分为专题研究和跨语言研究两类。前者从动词的类别、语义及语法特征等角度,对藏语(金鹏 1981;益西 1995;仁增旺姆 2012)、西夏语(史金波 1984;池田巧 2010)、哈尼语(白碧波 1991)、羌语(黄成龙 2000;LaPolla & Huang 2007)、载瓦语(朱艳华 2012)、彝语(普忠良 2014)、尔苏语(张四红、余成林 2017)等语言的存在动词进行梳理分析。

跨语言研究中,部分学者关注存在动词的语义演变,如吴福祥(2010)探讨了东南亚诸多语言中“居住”义语素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路径,认为藏缅语“居住”义语素的演化路径是“居住义动词>处所/存在动词>持续体标记”。余成林(2018)认为藏缅语存在动词的演变规律为“居住”/“坐”>“在”>“有”(表人)。其中涉及到纳西语,但没有对纳西语“居住”/“坐”和“有(人)”不是同一动词的情况作具体分析,其演变和语义关系有待进一步梳理。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了存在类动词的跨语言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如余成林(2011)从类型学角度考察了48种藏缅语的存在类动词,认为它们大多无共同来源,有人称、数、自动和使动的形态差异,但其中纳西语的情况还有待商榷。黄成龙(2013)探讨了藏缅语存在类动词概念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认为相似性在于同一个存在动词可以用于处所、存在和领有结构中,并用语义图模型表明不同语言中的语义分布;差异性可归为存在物的生命度、所处的位置、信息源、存在方式等参项。黄成龙(2014)、孙文访(2015a, 2015b)都将系词“是”纳入研究范围,通过语义图模型建立多种语言中系词、处所义、存在义和领有义之间的语义相关性地图。

一般认为纳西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分为西部方言和东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云南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永胜和四川部分地区,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云南宁蒗和四川盐源、木里、盐边等地。纳西语两个方言区的纳西族自称不同,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也有显著差异。纳西语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关于存在类动词的描写和研究,目前主要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贰)》(2009)、《纳西语简志》(和即仁、姜竹仪 1985)和《纳西语基础语法》(和志武 1987)等论著中有简单介绍。跨语言比较研究虽屡有提及,但还没有关涉纳西语存在类动词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缺乏具体的梳理和分析,有待深入分析和探讨。

云南丽江是纳西族最集中的聚居区域,该区域内使用纳西语西部方言的人口数量较多。本文以丽江市使

用的纳西语西部方言为研究对象,对纳西语的存在类动词进行描写和分析。语料参考了现有的语言简志和参考语法,同时部分语料来自作者的田野调查^①。

二、存在类动词分类

目前有关纳西语存在类动词的描写及跨语言的分析,多基于和即仁、姜竹仪(1985)及和志武(1987)对纳西语存在类动词所作的简要描写。根据和即仁、姜竹仪(1985)及和志武(1987)的描写,认为纳西语主要有四个存在类动词^②,一般是根据指称对象的性质选用不同的存在动词^③。

(一)四个存在动词 $\underline{dz}y^{21}$ 、 $\underline{dz}y^{33}$ 、 $\underline{dz}l^{21}$ 、 ji^{33}

1. $\underline{dz}y^{21}$ 用于表示人或动物的存在。例如^④:

- (1) a. $na^{13} \quad \underline{ci}^{33} \quad ze^{33} \quad gy^{55} \quad \underline{dz}y^{21}?$ 你家有几口人?
你 家 人 几 个 有
b. $\eta a^{13} \quad \underline{ci}^{33} \quad \eta l^{55} \quad gy^{33} \quad \underline{dz}y^{21}$. 我家有三口人。(和 1985:51-52)
我 家 人 三 个 有
- (2) $tha^{13} \quad \underline{lu}^{21} \underline{u}^{33} \quad \eta i^{33} \underline{phu}^{55} \underline{dz}y^{21}, \quad \eta a^{13} \quad la^{33} \quad \underline{du}^{33} \quad \underline{phu}^{55} \quad \underline{dz}y^{21}$.
他 家 耕 牛 二 头 有 我 家 也 一 头 有
他家有二头耕牛,我家也有一头。(和 1985:52)
- (3) $\underline{u}^{33} \quad \underline{ts}h\eta^{55} \quad py^{21} \underline{so}^{55} \underline{dz}y^{21}$. 牛羊关满圈。(郭 2006b:108)
牛 羊 圈 满 有

2. $\underline{dz}y^{33}$ 用于表示事物的存在。例如:

- (4) $\eta y^{21} \quad \underline{ts}h\eta^{33} \quad \eta i^{33} \underline{so}^{33} \underline{dz}y^{33}$. 我今天有事。(和 1987:66)
我 今 天 事 情 有
- (5) $\eta y^{33} \quad ha^{21} \underline{ta}^{55} \underline{so}^{55} \underline{dz}y^{33}, \quad ha^{33} \underline{dz}i^{21} \quad gy^{33} \underline{so}^{55} \quad \underline{dz}y^{33}$.
银 金 箱 满 有 粮 食 仓 满 有
金银装满柜,粮食堆满仓。(郭 2006b:108-109)
- (6) $my^{33} \quad \underline{dz}y^{33} \quad cy^{21} \quad my^{33} \quad \underline{dz}y^{33}$.
没 有 样 没 有
样样都有(没啥没有的)。(郭 2006b:108)

3. $\underline{dz}l^{21}$ 用于表示植物或人体部位等的存在。例如:

- (7) $tha^{13} \quad mi^{21} \underline{th}y^{33} \underline{du}^{33} \quad \underline{dz}o^{21} \quad \underline{dz}l^{21}$. 他家有一颗黄果树。(和 1985:52)
他 家 黄 果 一 棵 有
- (8) $\underline{dz}i^{21} \underline{kh}o^{33} \quad \underline{ku}^{33} \quad mu^{55} \quad \underline{du}^{33} \quad \underline{ts}o^{55} \underline{dz}l^{21}$.
水 井 边 竹 一 棵 有
水井边有一蓬竹子。(和 1985:52)
- (9) $\underline{kh}u^{33} \quad \underline{dz}l^{21} \underline{dz}i^{33} \quad my^{33} \underline{gy}^{55}, \quad mjv^{21} \underline{dz}l^{21} \quad ly^{21} \underline{my}^{33} \underline{th}a^{55}$.
脚 有 走 不 会 眼 有 看 不 可 以
有脚不会走,有眼不能看。(和 1985:52)

4. ji^{33} 用于表示液体的存在或整体中内含物的存在。例如:

- (10) $\underline{kh}a^{33} \quad l\theta^{21} \underline{dz}i^{21} \quad my^{33} \quad ji^{33}$. 沟里没有水。(和 1985:52)
沟 里 水 没 有
- (11) $\underline{ny}^{55} \underline{ta}^{33} \quad l\theta^{21} \underline{ci}^{55} \quad ji^{33}$. 嘴巴里有舌头。(和 1985:53)
嘴 巴 里 舌 头 有
- (12) $ji^{33} \underline{bi}^{21} \underline{ha}^{21} \underline{ma}^{55} \underline{ji}^{33}, \underline{dz}i^{21} \underline{dz}i^{33} \underline{kh}o^{33} \quad my^{33} \quad mi^{33}$.
大 江 金 沙 有 水 流 声 不 闻
大江含金沙,流水静无声。(郭 2006a:20)

以上例句中的动词表示存在多译为“有”，并不只简单地与汉语对应。关于纳西语存在类动词和处所义“在”、存在义“有”以及领有义“有”的语义对应见本文第五部分的探讨。

(二)“有”义动词

从语义出发,孙堂茂(2012)、和即仁等(2011)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贰)》等都列入了gy³³“有”一词^⑤。gy³³表年龄、身高、体重等“达到”某一数值,或“达成某种感觉、样子”之意^⑥。例如:

- (13) na¹³ bu²¹na⁵⁵ ze³³ dɿ³³ da²¹ gy³³ le³³? ɲa¹³ bu²¹na⁵⁵ sɿ³³ci³³ tɕi²¹ da²¹
 你家 肥猪 多 大 大概 达 呢 我家 肥猪 三 百 斤 大概
 gy³³ jv³³. 你家大肥猪有多大了? 我家大肥猪有三百多斤了。(孙 2012:144-145)
 达 了
- (14) ʃhu³³ tʃh³³be³³se⁵⁵ sɿ⁵⁵ khɿ³³ gy³³ se²¹. 他今年有三岁了。(孙 2012:145)
 他 今年 呢 三 岁 到 了
- (15) pa³³pa³³ ta⁵⁵ mv³³ hɔ²¹ khui⁵⁵ jv³³, ji³³tɔ³³ji³³tɔ³³ gy³³ jv³³.
 粑粑 烙 不 对 看来 是 硬硬 有…的样子了
 看来这粑粑做得不对, 感觉硬邦邦的。(孙 2012:145)

可见gy³³虽然也能对应“有”义,但其基本语义强调逐渐变化的累积和达成,这与上面四个表示存在这一“状态”的动词有明显差异。此外,王一君(2020:38)把同样能表达“有”的ta⁵⁵也列入存在动词,但其核心语义是“结(果实);粘、沾染”^⑦。从以下例句可以看出,其“有”的意义来自于动作实现后结果的存留,且不能离开一定的句式。例如:

- (16) dʒɔ²¹ ky³³ ly³³ ta⁵⁵. 树上结着(有)果子。
 树 上 果子 结
- (17) le³³ kɔ⁵⁵ dʒa²¹ ta⁵⁵. 裤子上沾了(有)泥。
 裤子 上 泥 沾
- (18) muu³³ ky³³ tɕi²¹ ʔe²¹ da²¹. 天上漂着(有)云。
 天 上 云 着 漂

汉语也将“床上躺着一个人”“墙上挂着帽子”“前面走来一个人”等形式纳入存现句的范围(范方莲 1963; 宋玉柱 1982; 李临定 1986; 聂文龙 1989)。不同类型的动词进入存现句式后,语义上会与“存在”直接关联。例(16)-(18)中的动词同样需要进入“场所+存在物+动词”的句式,才能关联为“有”义,否则只能表示“结(果)、沾(泥)、(云)漂浮”的基本义。例如:

- (19) tʃh³³be³³ tɕhi⁵⁵ ji⁵⁵ ly³³ dʒa²¹ mv³³ ta⁵⁵ jv³³. 今年冷所以不太结果子呢。
 今年 冷 所以 果实 很 不 结 呢

可见ta⁵⁵等词语义上虽然与“有”对应,但把它都纳入“存在动词”范围似乎欠妥。但若以“存在句”为视点进行探讨,也可纳入存在句的范畴。

三、存在动词的语义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并参照其他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特点,纳西语中存在类动词的语义具有以下几个主要区别特征。

(一)凸显存在主体的生命度

伯纳德·科姆里(1989)探讨了生命度的概念及其等级序列。生命度是存在类事物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世界多种语言会通过量词、动词的人称范畴、施受标记、名物化等表现其等级差异。孙文访(2015a)指出,对存在物

而言,生命度最有可能被包装成动词的特征,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包装存在意义,都使用一个或两个动词包装有生和无生事物的存在。纳西语通常把人和动物视为有生事物,把不能移动的植物视为无生事物。例如:

- (20) $\text{ci}^{33}\text{mu}^{55}$ tʂh^{33} gy^{55} $\text{zø}^{33}\text{mi}^{55}$ $\text{da}^{33}\text{da}^{21}$ $\text{mv}^{33}\text{dzy}^{21}$. 这个老人身边没有儿女。
人老 这 个 儿女 旁边 没 有
- (21) le^{33} me^{55} ci^{33} my^{33} dzy^{21} . 没人教育。
副词无实意^①教 人 没 有
- (22) $\text{ly}^{21}\text{le}^{33}$, mu^{33} ky^{33} $\text{fe}^{33}\text{tci}^{33}$ du^{33} cja^{55} dzy^{21} .
看呀 天 上 飞机 一 架 有
看呀, 天上有一架飞机。

虽然生命度是考量存在动词选择的重要依据,但并非是唯一标准。从例(22)可以看出,飞机本身没有生命,但其“移动性”会反映到说话者的认知中,被视为类似有生事物,故采用 dzy^{21} ^①。这表明在纳西语中,存在物的生命度深刻影响了说话人对周边世界的认知,是选择存在类动词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存在方式(不可移动)

与人和动物不同,植物和人体部位无法移动,存在事物与存在地点难以分割是存在事件的突出特征。 dzl^{21} 的使用反映出说话人对这种特征的认知。

- (23) $\text{nø}^{33}\text{ba}^{33}$ ni^{33} zɿ^{33} dzl^{21} . 阴山有两岔路口。(郭 2006b:82)
阴山 两 路 有
- (24) mjv^{21} tha^{55} du^{33} dzl^{21} dzl^{21} . 有一双好眼睛。(和 1987:66)
眼睛 好 一 双 有
- (25) $\text{ky}^{33}\text{fy}^{33}$ my^{33} dzl^{21} . 没有头发。
头发 不 有

在丽江古城纳西语中,植物及人体部位“长有”与“居住、坐”发音相同,都为 dzl^{21} ,但在其他一些仍保留鼻冠浊阻塞音和浊阻塞音对立的方言中,“居住、坐”用 ndzl^{21} 表示。 ndzl^{21} ^①还表示“坐落于”以及“有……的地方”“有记性”等抽象概念(孙堂茂 2012:419-420)。例如:

- (26) $\text{ʔa}^{21}\text{khø}^{33}\text{be}^{33}$ tʂh^{33} $\text{dzy}^{21}\text{khur}^{33}$ ty^{21} the^{21} ndzl^{21} my^{21} .
仁里村 主题 山脚 下 着 坐落 呢
(束河)仁里村坐落在山脚下。(孙 2012:420)
- (27) $\text{ni}^{33}\text{ny}^{21}\text{tʂhø}^{33}\text{thv}^{33}\text{tʂh}^{33}$ gy^{55} du^{33} bv^{21} la^{33} tɕjv^{55} bv^{21} ky^{33} $\text{my}^{33}\text{ndzl}^{21}$,
媳妇 寡 这 个 一 处 都 依靠 合适处 没有
 ji^{55} $\text{ma}^{33}\text{ha}^{55}$ jv^{33} . 这个寡妇无依无靠,真可怜啊。(孙 2012:420)
所以 可怜 啊
- (28) $\text{ŋa}^{13}\text{na}^{33}\text{tʂh}^{33}$ $\text{hø}^{55}\text{tʂhø}^{21}\text{khv}^{55}$ $\text{gy}^{33}\text{se}^{21}$ me^{33} , $\text{dɕja}^{21}\text{the}^{13}\text{cɕv}^{55}\text{ty}^{33}\text{ndzl}^{21}\text{my}^{21}$.
我奶奶 主题标记 八 十 岁 有 已 了 很 还 记性 有 呢
我奶奶已八十岁了,记性还很好。(孙 2012:420)

两个动词不仅在语音上有趋同性变化,在语义上也具有相似特征,即存在物与存在处所间有着某种难以分割的紧密关系。阿昌语、基诺语、怒苏语、羌语等也有“居住”“坐”与“有”“在”同形的类似情况(吴福祥 2010; 余成林 2018 等)。结合东巴象形文字“居住”“坐”的字形^①,以及吴福祥(2010)藏缅语“居住”义素“居住义动词 > 处所/存在类动词 > 持续体标记”的演化路径,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纳西语符合上述“由居住到存在”的演变。但不同的是, ndzl^{21} 并未进一步演变为持续体标记。

另外,余成林(2018)指出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演变规律为“居住”/“坐”>“在”>“有”(人)。但在纳西语中, dzl^{21} 和 $ndzl^{21}$ 都没有产生“有(人)”的语义。原因可能在于, $ndzl^{21}$ 在演变中并未凸显存在主体的生命度,而是分割了“居住”“坐”概念结构中“主体和存在空间的紧密附着关系”这一部分语义,强调难以分离的属性。这与 dzl^{21} 所表达的“不可移动的存在”具有高度相似性。在丽江大研镇纳西语西部方言中,也表现为语音的趋同性变化。这种物理空间的附着关系进一步投射到抽象事物和心理空间后,形成了“有记性”“有依靠”等语义搭配。移动性较强的人和动物存在则由 dz_y^{21} 凸显其生命度。

(三)存在处所(存在于容器中,包含式存在)

存在处所以气体、液体等通常存在于某种容器中的物体为典型存在物,表存在处所的 ji^{33} 用于表达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存在,而非平面关系的存在。例如:

- (29) $ta^{33}tshv^{33}$ $tchi^{55}$ mv^{33} ji^{33} cjv^{33} . 单车没气了。
 单车 气 没 有 了
- (30) $ta^{13}pø^{33}$ $lø^{21}$ cjv^{55} mv^{33} ji^{33}/dz_y^{33} . 口袋里没有钱。
 口袋 里 钱 没 有
- (31) ci^{33} ka^{33} $lø^{21}$ ci^{33} $khwa^{21}$ ji^{33} . 好人中有坏人。(和 1987: 66)
 人 好 里 人 坏 有

从例(30)可以看出,此处使用 ji^{33} ,突出的是“钱存在于口袋这一容器之内”,即“口袋里装有钱”;若替换为 dz_y^{33} ,侧重点会转变为领有,即“(我)没钱”。例(31)中“坏人”虽为有生事物,但此处表达的重点在于“包含”,因此也不用 dz_y^{21} 而用 ji^{33} 。

与动词 ji^{33} 相比, dz_y^{33} 语义范围较宽,可表示不具备以上显性特征的、具体或抽象的无生事物的存在,孙堂茂(2012: 526-527)、和即仁等(2011: 468-469)还列举了以下搭配:

表1 dz_y^{33} 的部分语义搭配

$dza^{21}dz_y^{33}$	$ny^{55}me^{33}dz_y^{33}$	$pha^{33}dz_y^{33}$	$ky^{33}khu^{33}dz_y^{33}$	$yi^{55}sl^{33}dz_y^{33}$
有福气	有感情	有面子	有条理	有意思
$be^{33}bu^{33}dz_y^{33}$	$bu^{33}dz_y^{33}$	$dy^{21}dz_y^{33}$	$kho^{33}dz_y^{33}$	$kho^{33}dz_y^{33}sa^{55}dz_y^{33}$
有办法	有福分	有毒	有消息	有争执(有是非)

综上所述,纳西语的存在类动词在描述存在事件时,因表达存在物的生命度、存在的不可移动性、存在的方式(容器中存在或包含式存在)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存在类动词。这些动词分别凸显了有生与无生、不可移动和包含与被包含的属性,属于藏缅语较为典型的语义分割模式。

四、存在动词的句法特征

现有研究表明,不同语言存在类动词一般都有人称、数、时、体、态等语法范畴(黄成龙 2000;朱艳华 2012)。余成林(2011)也指出,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否定形态变化有共性也有差异,有的有屈折性特点,有的有分析性特点,或二者兼有。纳西语中没有表示时的专有形态标记(王一君 2020: 79),从下述例句可以看出,纳西语在表达过去、现在和将来等句子中,存在类动词的形态相同。例如:

- (32) ny^{21} $tshu^{33}ka^{21}ja^{33}kø^{21}$ mv^{33} dz_y^{21} . 我现在不在家。
 我 现在 家里 不 在
- (33) $sø^{21}ni^{33}$ $ja^{33}kø^{21}$ ci^{33} ly^{55} dz_y^{21} le^{33} ? 明天家里有人么?
 明天 家里 人 是否有 呢
- (34) ny^{21} $ʔa^{33}ni^{33}$ $sø^{33}$ dz_y^{33} ji^{55} $sa^{55}pa^{33}mv^{33}$ khu^{55} .
 我 昨天 事情 有 所以 上班 没 去
 我昨天有事,就没去上班。

一般动词可以通过搭配 dz^{33} (经验体)、 bu^{33} (将行体)、 ne^{21} (存续体)、 se^{21} (完成体)、 the^{21} (静态体)、 $\text{mv}^{\text{55}}\text{s}^{\text{33}}$ (未完成体^②)等助词来表明体的变化(和即仁、姜竹仪 1985:84-85;姜竹仪 1993;孙堂茂 2012:13;王一君 2020:81-101)。表示状态的存在类动词受到语义限制,不能同所有的体助词共现,但可与完成体、未完成体、静态体助词等共现(13),表达存在事件实现与否。例如:

- (35) ŋa^{13} $\text{ʔa}^{\text{33}}\text{be}^{\text{33}}$ $\text{[u}^{\text{21}}\text{u}^{\text{33}}$ d^{33} phu^{55} ta^{55} d^{21} me^{33} , $\text{t}^{\text{33}}\text{be}^{\text{33}}$
 我家 去年 耕牛 一 头 只有 了 今年
 se^{55} $\text{s}^{\text{1}}\text{phu}^{\text{55}}$ d^{21} se^{21} . 我家去年有一头耕牛, 今年有三头了。
 呢 三头 有了
- (36) la^{21} ni^{33} phu^{55} the^{21} d^{21} $\text{mv}^{\text{33}}\text{j}^{\text{55}}$ l^{21} $\text{be}^{\text{33}}\text{bu}^{\text{33}}$ na^{21} mv^{33} .
 手 两只 着 有 所以 活 干 要 应该 呢
 长着两只手就应该要干活呀。
- (37) $\text{t}^{\text{33}}\text{ka}^{\text{21}}$ be^{33} $\text{ts}^{\text{33}}\text{mv}^{\text{33}}$ $\text{d}^{\text{33}}\text{mv}^{\text{55}}\text{s}^{\text{1}}\text{ji}^{\text{55}}$, $\text{d}^{\text{33}}\text{ka}^{\text{21}}$ $\text{s}^{\text{1}}\text{c}^{\text{33}}\text{j}^{\text{21}}$ la^{21} .
 这会 做的 没 有 还 所以 一会 先 休息 吧
 这会儿还没啥可做的, 先休息一会吧。

纳西语存在类动词没有人称和数的变化,也不区分自动、使动。存在类动词表示存在和处所时,作为只带一个论元的自动词,没有使动用法,也无祈求、禁止、命令等形式。如果要表示人或动物的意志性存在,会使用另一个动词 cy^{55} ,即“待在某地”或“站立”。使动意义可以通过添加使役助动词 t^{21} 实现。这一点不同于先行研究中的其他语言,如羌语的存在类动词可以通过添加词缀表示禁止、祈求等语义(黄成龙 2000)。浪速语、波拉语、载瓦语等的存在类动词可以通过元音的松紧变化区分自动和使动意义(戴庆厦 2005:52,2007:111-113;朱艳华 2012)。景颇语(戴庆厦等 2007:111-113)通过添加前缀或声调的变化实现自动和使动的转换。对比例(38)(39)和(36)(37)可以看出, d^{21} 只陈述人的客观存在,而 cy^{55} 则与意志相关。例如:

- (38) $\text{t}^{\text{33}}\text{ni}^{\text{33}}$ $\text{ja}^{\text{33}}\text{k}^{\text{21}}$ cy^{55} $\text{b}^{\text{21}}\text{mv}^{\text{33}}$ mi^{33} . 今天不想待在家里。
 今天 家里 在 想 不 想
- (39) $\text{zy}^{\text{55}}\text{zy}^{\text{21}}\text{h}^{\text{33}}$ $\text{t}^{\text{33}}\text{we}^{\text{55}}$ cy^{55} $\text{t}^{\text{21}}\text{mv}^{\text{33}}$ ni^{21} . 别让孩子们待在这里。
 孩子们 这里 在 让 不 要

另外,与一般动词相似,存在动词可以与数量词连用。

- (40) $\text{la}^{\text{21}}\text{s}^{\text{1}}$ t^{33} $\text{w}^{\text{33}}\text{w}^{\text{21}}$ $\text{t}^{\text{she}^{\text{21}}}\text{ni}^{\text{33}}\text{w}^{\text{21}}$ d^{33} mv^{21} .
 拉市 主题标记 “坞” 村 十 二 村 有 呢
 拉市(乡)有十二个叫“……坞”的村子。(孙 2012:378)
- (41) s^{1} $\text{t}^{\text{33}}\text{phe}^{\text{55}}$ ze^{33} $\text{t}^{\text{c}^{\text{1}}}\text{ji}^{\text{33}}$ $\text{le}^{\text{33}}?$ 这块肉有几斤啊?
 肉 这块 几 斤 有 呢

存在类动词的否定形式构成和动作动词及形容词基本一致,一般通过添加前置否定副词 mv^{33} 来实现。例如:

- (42) mv^{33} s^{1} c^{1} mv^{33} d^{21} . 没有人不知道。
 不 知 人 没 有

从以上可以看出,纳西语的存在类动词更多地体现出分析性特征,除可以搭配部分体助词外,基本没有时、态、人称、数等变化。

五、纳西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

处所、存在、领有和判断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概念,不同语言采用的编码策略不同。英语用 have 表达领

有,使用be表达存在、处所和判断。汉语用“有”表达存在和领有,用“在”表达处所,用“是”表达判断。与英语和汉语相比,纳西语的存在类动词是如何区别这四个概念的呢?首先需要考察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

(一)纳西语存在动词的概念结构

从类型学角度对存在动词进行的语义研究,主要关注不同语言中存在、处所、领有三种语义与存在动词在不同语言中的对应关系。朱艳华(2012)在分析载瓦语的存在类动词时指出,汉语、壮侗语和苗瑶语存在动词与领有动词同形而与处所动词不同,而载瓦语及藏缅语其他语言则是存在动词与处所动词同形而与领有动词不同。存在、处所和领有动词同形的原因在于三者具有共同的底层概念结构,都表示两个客体在空间或心理上的附着关系,这种差异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认知以及对空间附着关系的不同切割模式。黄成龙(2013)指出,许多藏缅语中,同一个存在动词可以通过调整论元的位置,出现在处所结构、存在结构和领有结构中,来表示处所义、存在义和领有义。并指出有些藏缅语只有1个存在类动词,通用于处所、存在和领有结构;大多数藏缅语则有2-10个不等的存在类动词,绝大多数可以通用于这三种结构:①处所结构:存在物+处所+存在类动词;②存在结构:处所+存在物+存在类动词;③领有结构:领有者+被领有者+存在类动词。

通过跨语言比较,可以发现在英语、希腊语和部分藏缅语中,处所和存在的概念结构相同而与领有不同;在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和其他部分藏缅语中,处所的概念结构相对独立,而存在和领有的概念结构表现出一致性;在其他更多的藏缅语中,处所、存在和领有具有相同的概念结构。

孙文访(2015b)将纳西语列为领有、存在和处所义概念结构相同的语言之一,但仅以表无生存在的 dz_y^{33} 为代表,并未提及其他三个词。对比其他语言,朱艳华(2012)指出载瓦语有5个存在动词,其中只有 $p\sigma^{51}$ 一个词兼有存在、领有和处所的语义,其他4个存在动词表示处所和存在而不表示领有。张四红、余成林(2017)认为尔苏语有4个存在类动词和1个领有类动词,但它们的语义内涵不尽相同,有的兼有三种语义;有的只能表达处所和存在,但不能表达领有;还有的只能表达存在和领有,不能表达处所;有的只能表达领有。

那么,纳西语的4个存在类动词是否都能进入处所、存在和处所结构呢?我们可通过以下具体实例来分析其对应关系。

1. dz_y^{33}

(43) $sa^{33}la^{21}ky^{33} \eta a^{33} dz_y^{33} dz_y^{33}?$ 桌子上有啥? (存在义)
 桌子 上 什么 有

(44) $tshe^{33} ze^{13}ky^{21} dz_y^{33}?$ 盐巴在哪里? (处所义)
 盐巴 哪里 有

(45) $\eta y^{21} cjv^{55}mv^{33} dz_y^{33}$ 我没有钱。(领有义)
 我 钱 没 有

2. dz_y^{21}

(46) $\eta a^{13} tshr^{33}ni^{33} ci^{33} mv^{33} dz_y^{21}$ 我家今天没有人。(存在义)
 我家 今天 人 没 有

(47) a. $thu^{33} ze^{13}ky^{21} dz_y^{21}?$ 他在哪儿(工作)? (处所义)
 他 哪里 在

b. $thu^{33} cja^{55} \eta y^{13} cqe^{21} \eta a^{55} l\sigma^{21} dz_y^{21}$
 他 教育学院 里 在

他在教育学院(工作)。(处所义)(孙 2012:201)

(48) $zy^{55}zy^{21} tshr^{33}gy^{55} \eta a^{33}ba^{33}me^{33} mv^{33} dz_y^{21}$ 这个孩子没有父母。(领有义)
 孩子 这个 父母 没 有

3. dzl²¹

(49) wu³³ la²¹ wu³³ kə⁵⁵ dzl²¹ mɿ³³ jv⁵⁵ ʔa³³ tu³³ wu²¹ be³³ fa³³.

你 手 你 上 长有所以 自己 做 去

手长在你身上, 自己做! (处所义)

(50) ɲu²¹ mjv²¹ mɿ³³ dzl²¹ la⁵⁵?

你 眼 没 有 吗

你没有(长)眼睛么?(领有义)

4. ji³³

ji³³凸显的是容器和存在物之间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受语义限制,多使用“处所+存在物+ji³³”的存在结构。但在具体语境中,ji³³也能进入处所结构和领有结构。如例(53)可以理解为,“我爸”是“力气”的载体,也是领有力气的主体。

(51) ta¹³ pə³³ lə²¹ ʔa³³ dzl³³ ji³³?

口袋 里 什么 有

口袋里有什么?(存在义)

(52) a. ɲv³³ dzl³³ ky²¹ mɿ³³ də²¹ hu³³ ɕjv³³.

我的 钥匙 不 见 去 了

我的钥匙不见了。(处所义)

b. ɲu³³ ta¹³ pə³³ lə²¹ mɿ³³ ji³³ la⁵⁵?

你的 口袋 里 不 在 吗

没在你口袋里么?

(53) ɲa¹³ ba³³ ze³³ gv³³ ka³³ ji³³.

我爸 非常 力气 有

我爸很有力气。(领有义)

由此可以认为,四个存在动词都能进入存在、处所和领有义结构。说明在纳西语中,存在、处所和领有具有高度近似的概念结构,三者的认知可以统一为“存在物和其存在的时空点或领属者之间的附着关系”。

(二)纳西语中“有”“是”“在”的类型学对应

近年来跨语言的研究多把表示判断的“系词”也纳入存在类动词。黄成龙(2014)指出藏缅语部分语言用同一个词表示“系词、处所、存在、领有”,部分语言没有系词,说明有的语言中,处所、存在、领有和判断属于同一概念结构。在其他语言中,判断和处所、存在有相似性但也有区别;在英语等语言中,判断和处所、存在的概念结构更为相似,与领有不同。跨语言的语义图模型显示出,“系词”和“存在/处所/领有义”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联性。孙文访(2015b)根据“有、是、在”编码处所、存在、领有、判断时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将世界语言归纳为6种类型:“有”型语言、“是”型语言、“有在”型语言、“有是”型语言、“是有”型语言以及“有是在”型语言。以白语^⑤为代表的“是”型语言和以锡伯语为代表的“有”型语言中,判断、处所、存在和领有分别由某一系词或是某一领有义动词编码;而在其他4种类型的语言中,判断、处所、存在、领有4种类型意义处于不断分合或对立关系。

纳西语的 wa²¹ 是表示判断的系词^⑤,意为“是”。例如:

(54) ji³³ gv³³ dy²¹ ji³³ na²¹ ɕi³³ gv³³ ji³³ khu³³ wa²¹.

丽江坝 呀 纳西 的 家乡 是

丽江是纳西人的故乡。

(55) thu³³ ɕi³³ ka³³ qu³³ gv⁵⁵ wa²¹.

他 人 好 一 个 是

他是一个好人。

例(54)(55)中的 wa²¹ 不表示存在,不能用存在动词替代。可见纳西语中,“判断”和“处所、存在、领有”处于对立关系。总体看来,存在类动词与领有动词、处所动词在汉藏语系亲属语言间的分合关系存在类型学上的共性和个性,不同的分合关系反映了语言使用者认知方式的差异。

六、结语

本文明确了纳西语主要根据存在事件的存在主体、存在方式和存在处所等的差异选择存在动词,这些动词在语义特征上呈现出互补分布的状态,属于藏缅语比较典型的语义分割模式。在句法特征上,纳西语的存

在动词更多地体现出分析性特征,没有人称、时、数等的变化,也没有自动、使动的差异。从类型学角度审视,可以发现纳西语中四个存在动词具有高度近似的概念结构,都可以进入存在、处所和领有义结构。纳西语对存在、处所及领有的认知可以统一为“存在物和其存在的时空或领属者之间的附着关系”。另外,纳西语用系词表示判断“是”,用存在动词统一表示“处所、存在、领有”等,属于“有是”型语言。

注释:

①主要于2020年7-8月在丽江市玉龙县黄山镇、白沙镇等地进行田野调查。

②和即仁、姜竹仪(1985:113)指出该分类为西部方言特征,东部方言只分为表示人、动物、植物和事物存在的 $dz̥y^{33}$ 和表示液体或内含物存在的 ji^{33} 两种。

③由于不同时期、不同资料中对存在类动词的标记方式有较大出入,有的采用音标、有的采用纳西语拼音,有的两者兼用。本文中单词的标记参照孙堂茂(2012)采用的国际音标,以丽江市大研镇纳西语语音为标准进行标记。引用例句也相应作了标记上的调整。另外关于词汇的四种声调即高平调(55)、中平调(33)、低降调(31)、低升调(13),在不同语料中,后两种声调调值常有轻微差异,如标记为21和24。为求准确和统一,本文参照孙堂茂(2012),将不同资料中的声调统一标注为55、33、21和13。为利于辨认,例句中的存在类动词或相关动词加了下划线。

④例句出处在句末标注。其中(和1985)指引自和即仁、姜竹仪(1985),(和1987)指引自和志武(1987),(郭2006)指引自郭大烈、杨一红(2006),(孙2012)指引自孙堂茂(2012);未加说明的例句来源于作者的田野调查。

⑤此外也都列出了诸如“有害处”“有糊味”“有能力”“有弹性”“有益”“有雨”“有盐味”等不使用存在动词的词条,本文仅围绕存在动词展开分析。

⑥参照孙堂茂(2012:144)。

⑦参照孙堂茂(2012:83)。

⑧参照孙堂茂(2012:232)。

⑨张四红、余成林(2017:58)也举例说明尔苏语会根据指称对象是否有生命、可移动等特征来选择存在类动词,因而“活猫”和“死猫”的存在采用不同动词。

⑩经查证,《纳西语英语汉语词汇(第一卷)》(J.F.洛克2004:142、407)《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李霖灿2001:49、179)等都标示了“生长”和“居住、坐”为不同动词。孙堂茂(2012)中也将“生长”义的 $dz̥l^{21}$ 与“居住、坐”义的 $ndz̥l^{21}$ 分别列出。

⑪东巴象形文字中,“居住”的字形是在房屋内写“坐”,二者同音,都为 $ndz̥l^{21}$ 。

⑫未完成体助词 $my^{55}sq̥^{33}$ 仅在孙堂茂(2012:260、332)中列出。 $my^{55}sq̥^{33}$ 在句中常省略第一音节,以 s^{13} 的形式出现,但意思不变。

⑬和即仁、姜竹仪(1985:84),和志武(1987:92)都只列出了 $dz̥i^{33}$ (经验体)、 bu^{33} (将行体)、 ne^{21} (存续体)、 se^{21} (完成体)4个,姜竹仪(1993)补充了 $se^{33}se^{21}$ (完成貌),与和即仁、姜竹仪(1985)中的 se^{21} (已行貌)相区别。王一君(2020:81)又增列了 the^{11} (持续体)、 se^{33} (完整体)等,共设8个。

⑭此处指剑川白语的情况。另外笔者也已确认,大理等地白语表示判断的词与存在动词不同。

⑮孙堂茂(2012:377)。

参考文献:

- [1]白碧波.1991.《哈尼语存在动词初探》,《民族语文》第5期.
- [2]伯纳德·科姆里.2010.《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第二版),沈家煊、罗天华译,陆丙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3]池田巧.2010.《西夏语与木雅语的存在动词》,载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第170-18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4]戴庆厦.2005.《浪速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5]戴庆厦、蒋颖、孔志恩.2007.《波拉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6]范方莲.1963.《存在句》,《中国语文》第5期.

- [7]郭大烈、杨一红.2006a.《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传承读本 纳西象形字东巴文应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8]郭大烈、杨一红.2006b.《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传承读本 纳西族东巴古籍选读》,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9]和宝林.2007.《纳西象形文字实用注解》,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10]和即仁、姜竹仪.1985.《纳西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11]和即仁、赵庆莲、和洁珍.2011.《纳西语常用词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12]和志武.1987.《纳西语基础语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13]黄成龙.2000.《羌语的存在动词》,《民族语文》第4期.
- [14]黄成龙.2013.《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民族语文》第2期.
- [15]黄成龙.2014.《藏语与喜马拉雅语言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语言科学》第5期.
- [16]姜竹仪.1993.《纳西语东部和西部方言语法异同概述》,《民族语文》第2期.
- [17]金克木.1980.《试论梵语中的“有一存在”》,《哲学研究》第7期.
- [18]金鹏.1981.《藏语拉萨语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用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 [19]李霖灿.2001.《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20]李临定.1986.《现代汉语句型》,北京:商务印书馆.
- [21]洛克.2004.《纳西语英语汉语词汇》(第一卷),和匠宇译,郭大烈、和力民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 [22]聂文龙.1989.《存在和存在句的分类》,《中国语文》第2期.
- [23]普忠良.2014.《纳苏彝语的空间认知系统》,《民族语文》第4期.
- [24]仁增旺姆.2012.《藏语存在动词的地理分布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
- [25]宋玉柱.1982.《动态存在句》,《汉语学习》第6期.
- [26]史金波.1984.《西夏语的存在动词》,《语言研究》第1期.
- [27]孙堂茂.2012.《纳西英汉词典》(第一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28]孙文访.2015a.《存在动词的词汇类型学研究》,载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五十一辑)第134-1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29]孙文访.2015b.《基于有、是、在的语言共性与类型》,《民族语文》第1期.
- [30]王一君.2020.《片丁纳西语动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31]吴福祥.2010.《东南亚“居住”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语法化路径》,《民族语文》第6期.
- [32]益西.1995.《拉萨话的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西藏研究》第2期.
- [33]余成林.2011.《藏缅语“有/在”类动词研究》,《民族语文》第3期.
- [34]余成林.2018.《藏缅语存在动词的类型及其演变特点》,《民族语文》第1期.
- [35]张四红、余成林.2017.《尔苏语的存在类和领有类动词及其类型学启示》,《民族语文》第3期.
- [36]赵净修.2002.《纳西象形文实用字词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3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2009.《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贰)》第689-78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38]朱艳华.2012.《载瓦语存在动词的类型学研究》,《民族语文》第6期.
- [39]LaPolla, Randy J. and Chenglong Huang. 2007. The copula and existential verbs in Qiang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33-248.